

聖心報

本報為天主教八國總報



第六十卷
第九期

N° 704

富人按照基多聖訓善用財物	二六五
謝赫著述宜講激發傳教熱忱	二六六
耶穌聖心為諸德之淵	二六七
公教學生當入公教學校	二六八
聖瑪利——管聖堂者	二七一
訪問上海總主教	二七四
賣兒戲	二七八
原子彈下的廣島	二八一
殺人教已	二八五
抗戰勝利的教訓	二九〇
公教益聞	二九二

上海主教總署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上海徐家匯聖心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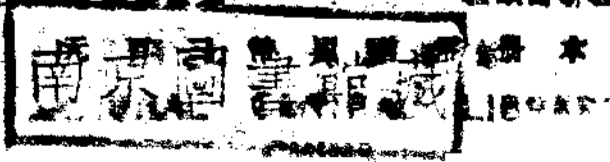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匯山字路

印務代辦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四九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謝恩

凡欲謝恩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又請司鐸簽押或蓋圖章

江蘇●小兒梅君患痧子症病勢危急經求余山聖母而愈

鄙人猥蒙聖母慈惠與聖安多尼之特佑歷年來在舟車粟六干戈擾攘中行李物件幸得保持完整無所遺失懼怖之餘無任感用特登報鳴謝以揚聖恩

河南●舍間在此非常時期曾有數次人力難救的危險蒙吾主聖心特佑平安脫險更可奇者一九四一年宅院內落一重量炸彈將下南屋完全炸毀而對面北房竟無一毫損傷室內高窗共三只多高玻璃聖心像依然無動對過福音堂禮拜堂門窗玻璃一片無存定係聖心垂佑亟應頌謝

貴州●在抗戰的八年中生生活程度雖然不斷的高漲可是我們合家每人都有工作仍過着足衣足食的生活敵機雖曾轟炸過貴陽我們也僅受到很小的員失我們合家理當感謝吾主聖心的特別保佑我們除了多唸經祈禱外惟有盡力之所能及自己捐款并向親友募捐寄送聖心報使宣揚吾主聖心慈愛之報紙得流遍全國

南洋●小兒若瑟四年前患軟足疾服藥不愈婢許願聖女德也撒聖人安多尼聖人方濟各三位轉求天主此願一發該疾漸愈今已行走如常

近亡錄

上海徐家匯 松江馮家庫 生橋	范黃仁 唐黃氏 張宋氏 金桃英 王桂全 顧謝氏	若利亞 瑪利亞 德助撒 亞納 若瑟	余山奇港村 崑山廣塘 太倉張涇	張陸氏 朱月姑 馮屈氏 陸小弟 王春田 殷沈氏	瑪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 若瑟 若瑟 瑪利亞
----------------------	--	-------------------------------	-----------------------	--	--------------------------------------

捐助本報誌謝

- 上海葉友馥先生 二萬元
- 鮑敬天先生 二千元
- 江陰吳福寶先生 二千七百元
- 上海虹口陳斐烈先生 五千元
- 貴陽劉肇基女士陳映俠女士 一萬元

以上兩項指定為傳教士代出報費

每月首瞻禮六本報謹為諸位恩人恭獻聖祭

祈禱宗會紀律講話

祈禱宗會領班講話

二書係為紀念祈禱宗會百週慶典而刊行。我國祈禱宗會之監理司鐸，領班員，以及一般會友，手此二書，定能浸潤祈禱宗會精神，並獲得豐富之宣講資料。書係袖珍

九月總意釋義

富人按照基多聖訓善用財物

如果原祖亞當沒有犯罪，我們都在地堂內生活，那麼，人類不會有貧人富人的分別。但是，現代社會中有貧有富，雖然是因着原罪的影響，又因着若干人的本罪而加重這貧富懸殊的惡果，究竟也是社會經濟的自然趨勢，是天主上智所默許。所以，聖教會不主張用激烈的手段，去剷除貧富的區別。聖教會主張用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等建設，一面改善貧人的境遇，提高貧人的生活，另一面抑制暴利的獲得，加重富人的租稅；聖教會更諄諄勸勉衆人，各各實行基多聖訓，不但勸貧人安心忍耐，在窮困中修德立功，更勸富人善用財物，避免犯罪，榮主益人。

當今教宗願意我們在本月中，格外祈求耶穌聖心，賞賜富人按照基多聖訓，善用財物。

怎樣才是按照基多聖訓善用財物呢？

第一，富人對於財物，該有超性的基本觀念。他們該知道，該牢記：財物不是人生的宗向，有錢不是人的真價值，任何人也並非財物的真主人。富人在世上所有的一切財物，

受到天主的嚴重責罰。一句閒話，天主尚要審判，何況足够養活多少人的閒費浪費？何況用爲犯罪作惡的耗費呢？吾主耶穌在聖經中，屢次講這算賬的比喻。富人們能够牢記這個教訓，就容易善用財物。

第二，富人們該格外守好公義的誠命。他們既然不缺少財物，自然該把相當的工資付給傭僕夥計或工人，并且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該在經商中，在盡職中，在企業中，避一切不公道的贏利。假如曾做過不公道的事，就該效法福音經中匝蓋的表樣，加倍償還人，并且慷慨做哀矜，庶幾得到耶穌的贊許。

第三，富人們既然在瞻養家庭之外，有多餘的財物，就該格外實行愛人的誠命。吾主耶穌教訓我們效法那善心的撒瑪利人，用我們的財物，去救濟那遭災遇難的人。吾主耶穌在公審判時，要查究我們曾否把糧食給貧人吃，把衣服給貧人穿。原來天主把多餘的財物賞給某個人，並不是叫他自度奢侈的生活，實在是叫他多多救濟貧人。所以富人們在守好公義的誠命以外，還該努力周濟貧窮的親戚鄰友，資助地方上的種種善舉，支持聖教會或政府所辦的教育文化社會慈善等事業，爲貧人的身靈造福。

第四，富人們還該用多餘的財物，盡力光榮天主。辣匝祿的姊姊瑪利亞，把三百銀錢買了一斤香油，來傅抹耶穌的聖足；耶穌預言將來世世代代要稱讚這件事。現在吾王升天去了，用不到香油傅抹。但是富人們儘該捐錢出資，為建造聖堂，備辦祭服祭器，刊行聖經聖書，佈施聖像聖物，組織盛大的集會，舉行隆重的典禮，為在公眾前光榮天主。

可惜，世界上的富人中，可有百分之幾，按照基督多聖訓而善用財物呢？他們每每違反天主十誡，妄用財物；他們只知自己奢侈享福，美衣美食，還要做法不正當的娛樂，放肆犯罪；他們只想富了再富，不顧禮義廉恥，不顧國家民族，尋求自己的發財；他們嬌養子女，容縱子女，以致子女們只知娛樂，不知求學，甚至終身墮落；他們有了錢財，更要仗勢壓迫貧人，甚至幫壞人做壞事，擾亂社會安寧。對於這樣的富人，吾主耶穌禁不住要說：駱駝穿針易，富人升天難！禁不住要責斥富人說：禍哉富人！現今在世上快樂喜笑，將來要在地獄中痛哭哀號！

宗會會友們，我們既然知道：富人而善用財物，更能光榮天主，有益人羣；富人而妄用財物，更能害己靈魂，害人吃苦；我們為天主的光榮，為人羣的利益，為富人們祈求耶穌

九月附意釋義

訓誨著述宣講激發傳教熱忱

聖教會切願幫助教友們盡好傳教的職責，所以取用各種方法，激發教友的傳教熱忱。但是這次世界大戰以來，刊物停頓，郵路梗塞，歐美各國教友，見不到鼓吹傳教的雜誌，聽不到傳教區域的消息，因而對於愛護傳教事業的熱忱，未免冷了許多。現今為激發傳教熱忱，需要神長們向教友殷勤訓誨，把傳教的原理與精神，給他們解釋清楚；格外在學校中，需要這般的訓誨青年和兒童。著述方面，也需要一番新的努力，刊行雜誌，或專書，把聖教會的傳教事業，向各界介紹，促起教友們的注意。教友自己也應各各把所知道的傳教理論或事實，向家中人，向家外的朋友同事，乘機宣講。公進會，青年會，聖母會友等，更應利用已有的組織，共同努力，彼此勉勵。我們按照教宗的意旨，祈求耶穌聖心，賞賜聖教會中，上上下下，使用這訓誨著述宣講的方法，激發教友的傳教熱忱吧！

耶穌聖心，懇賜富人按照爾之聖訓，善用財物；

求主俯聽我等！

耶穌聖心，懇賜富人按照爾之聖訓，善用財物；

耶穌聖心爲諸德之淵

德行不只是在外面的行爲，更是在內心的情景。德行的價值，更不在外面行爲的大小，更在內心情景的高下。

舉個例來解釋吧。我們外面做哀矜貧人的工作，如果內心的情景只是爲使人們想我有錢，稱讚我是慷慨好施的慈善家；這根本不是愛德的行爲，却是貪圖虛榮的罪過。一個外教人，爲着可憐貧人的痛苦而哀矜；他沒有超性的德行，他的行爲也沒有超性的價值。一個教友，爲着求得某樣恩典而哀矜；另一個教友，爲着愛護甚多與身的肢體而哀矜；自然後者的功勞，比前者更大。一個靈魂只有些許的寵愛；另一個靈魂，有很大很多的寵愛；他們做同樣的愛德工作，自然天主更喜歡後者的工作，更看重後者的德行。

所以誰要有真的德行，就該努力培養內心中的良好情景。誰要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真德行，就該在內心中培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情緒。誰要發展自己的種種德行，就先該在內心中發展愛天主的德行；因爲愛天主的德行是一總德行的靈魂，正如同天主的寵愛是我們超性性命的靈魂。

假面具，簡直否認人類的道德觀念。所以社會中無數的人，只有些外面似乎像德行的行爲。所以許多冷淡教友，不想修德行。所以許多青年的德行脆弱得可憐；他們的謙遜忍耐，他們的潔淨虔誠，經不起些微風浪的打擊！

耶穌聖心啊！你是諸德之淵。因爲你外面的德行的行爲，都是從你聖心中生發出來的。比如你在受難中外面所發顯的忍耐，勇敢，謙遜，良善，順命，契主，愛人，愛仇等等德行，使無數的靈魂，瞻仰默想，體味無窮；其實你聖心中所有的這種種德行，比較那發顯在外面的，要超出萬倍呢！何況你聖心是愛德之烈密，你愛天主到至極的地步，遠遠超過一總天神聖人；所以你的種種德行，也遠遠超過一總天神聖人的德行。你聖心真是諸德之淵呀！

懇求你聖心矜憐我們自己這般缺少德行；即使有的一些德行，也實在是淺薄得可憐！求你賞賜我們在內心中點燃愛主之火，培養各種德行的美情。求你格外矜憐司鐸們，賞賜他們在你這諸德之淵中，汲取他們爲榮主教靈所極需要的種種德行。求你也矜憐那輩唯物無神的人，使他們覺悟自己的錯誤，勿做德行的仇敵。

基多信徒

公教學生當入公教學校

賀近民

「教育第一」這是我們勝利後，建國程序上的第一目標。在現階段的中國，實在是千孔百瘡，百廢待舉。在建國的需要上，簡直無一不待我們急起努力。但是在建國的程序上，這許多百廢待舉的艱鉅重大的工作，却不能不分緩急，不能不辨本末。其中最緊要而急不容緩的，那就要算教育了。所以中央政府，大聲疾呼的要普及教育，使個個學齡兒童，都能踏進學校。

按自己的力量，給子女們以相當的教育，這確是父母的重大職責之一。但公教父母，不能自由把子女送入教外學校，這也是聖教會的禁令。

三種學校。普通教外學校，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非公教式」學校。本來，不是我們公教所主辦的或不依公教原則所設立的學校，都可稱謂「非公教式」學校；但這裏所稱的「非公教式」學校，是專指那種公然講授邪說異端的學校，譬如異教誓反教或唯物主義無神主義者所設

學校；那種學校，照它本來的主張，不宣傳宗教，也不反對宗教。普通學校多屬於此。

第三種是「混合式」學校，即無論公教學生，或非公教學生，不分信仰，一例兼收，混在一處。普通學校也多屬於此；不過公教所創辦的「混合式」學校，不在此例。

禁入三種學校的理由。上述三種學校，聖教會都是嚴格禁止的。公教法典第一三七四條說：「凡公教子女，禁入「非公教式」或「中立式」或「混合式」之學校……」

「中華首次公議會第七七二條也說：『若有同等公教學校設立之地，絕對禁止公教子女遣入教外或非公教學校讀書；犯者處以「禁領聖事」之罰。』因為父母對於子女，當教育他們整個的人，當兼顧他們靈魂和肉身的益處；所以父母除了培植子女的知識生活外，尤當培植他們的倫理生活。啓發這種倫理生活的方法，實際上就是灌輸他們以宗教教育，因此公教法典第一一一三條也載有：「父母負極重大的責任，須竭力照顧兒女的宗教的倫理的……教育。」可是，在「非公教式」學校裏，不僅得不到上述的好教育，反而把種種邪道謬說，灌入學生的腦海；

教學生，走進這種學校後，他們的信仰和品行，那得不陷於犯罪的近危險！所以父母決不可把子女送入「非公教式」學校的理由，已明若觀火了。

至於「中立式」學校，照他本來的主義，不宣傳宗教，也不反對宗教，因此看來似乎無害。可是父母照顧自己兒女的靈魂，只消極的除去兒女靈魂上的危機還不夠，尚須積極的訓育子女以聖教教理和教友生活的規範，使他成一個真正的基多信徒才是。正如公教法典第一三七二條所命的：「一衆教友，非但自幼當拒絕一切相反公教，相反道德及倫理的教育，更當殫精竭慮，尋求公教及倫理的教育。」繼續的一條又說：「在任何小學校中，依照兒童年齡，當授以公教教育。」那一「中立式」學校，照它本來宗旨，不反對宗教，自然也不灌輸宗教的觀念，這一點已足使學生很容易陷於中立派；即對於宗教信仰，爲他是無可無不可了；因此，很容易踏進無神派的圈套裡。

說到公教子弟，不能入「混合式」學校；第一，因爲「混合式」學校是教外學校；第二，因爲許多信仰不同的學生混在一處，對於公教信仰及道德修養，當然又要大受影

權。宜辦法。可是聖教會好似一位最仁慈的母親，在不得已時，也有權宜的辦法。因此公教法典第一三七四條說：

「：惟有時遇一定之環境，因地方及時勢之關係，本區主教，按照明智的判斷，不得已，可容忍屬下子女入此等（上述三種學校）學校讀書，惟須議定保證條件。」

所以要入教外學校，當遵守二種條件：第一，要有合理的緣故，如所居之地沒有公教學校；或有而不合子女的程；又或因有特別緣故和困難，不能送子女入公教學校。在這情形中，教友方可送子女入教外學校。

第二，子女既入了教外學校，那麼爲父母的，當設法消滅或減輕子女靈魂上的危險。從消極方面講，關於子女在學校中所用的教科書，和所作的文課，以及所交的朋友等，都當加以嚴密的審查和考察，使他的思想與行爲，不至薰染一種荒誕的學說和險怪的主義才好。從積極方面講，不該以聖教道理，教給他們聽；對於校方所攻擊的真理，當竭力衛護；對於校方所倡導的邪說，當竭力駁斥。同時，也要勸子女勤領聖事和多參與宗教禮儀；這樣，他們的信心可以堅固，他們的意志可以剛強，不致爲不純正的學說所搖

動。這個條件的職責，父母不能勝任時，那末可請別人替代，或請求神父也可。

總之，公教子弟進入教外學校讀書，不論那個學校，是小學，中學，或大學，都當守這上述兩種條件。

此外，還須注意的，教外學校的危險與所進去的緣故，當成正比例。換句話說，學校的危險愈大，進去的理由愈當充足。但要知道這種情景和担保是否足夠得到寬免，只有本區主教可以判定。

輔助公教學校。現在，我們可以總括一句。歷代教宗，尤其是近代幾位教宗，對於公教教育問題，差不多都有言論發表過，而前任教宗庇護第十一，更發出教育通牒一文。這也可見得公教是怎樣地注重教育啊！為此，我們要體貼聖教會的志願，齊心協力的，來輔助公教學校。第一，在我們祈禱上，莫忘却了為公教學校祈求天主，使各教區公教學校，質和量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另外求天主，使各教區，多多產生善辦教育的人才。這樣公教教育事業，自然更能順手進行。第二，我們要按自己所能，以經濟輔助公教學校。關於這點，在公教法典第一三七九條第三項，也有這樣的

本着聖教會的精神志意，專務教育保護青年身靈的事業，都是該當贊成和協助的。」的確，關於肉身上的慈善事業，我們尚肯救濟；那末關於超過肉身的靈魂上的慈善事業，我們理當更要慷慨相助。何況公教學校，原為公教子女而設立的。所以我們輔助公教學校，也即是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從前有一個人，看見許多工人正在興工建築，其中有一個工人，更是興奮異常；那人因好奇心的催促，就走近去問他說：「你怎麼這般歡天喜地的努力工作呢？」那人笑嘻嘻的答道：「我是為修蓋聖堂工作。這座聖堂，不但我自己要用着它，即是我們後代兒孫，也要用着它。將來進這座聖堂，來恭敬天主，祈求天主，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很情願來犧牲我這一份筋力。」

那末，各位可愛的讀者，你們也當甘心情願，來輔助你們本堂口的學校。這所學校，不但你們的子女，現在沾受着它的恩澤；即在你們自己，也許不少受過它的恩澤了；而將來你們的子孫，一定還要來沾受它的恩惠哩。為此，請你們各盡己力，來幫助本堂口的學校。這樣那所學校，受你們精神和物質上的協助，將來定能得到更大的發展；而我們的

傳記

聖琪桐——管聖堂者

馬鳳祥譯

聖琪桐是十一世紀中葉的人，生在臨近布魯塞爾的查特來克村。琪桐的雙親，是做一天活一天的工人；可是他們知道用自己的善表，來引導兒子做忠實的基督信徒。

琪桐從小就明瞭敬主修德的事情，效法父母的好表；所以人們稱他做「本村的天神」。他慣常獨自到聖堂內去祈禱。有時候，他把自己省下的東西，送給鄰舍的病人，也乘機勸他們好好地忍受病苦。

他的父母因為沒有錢，無法叫他去學習一樣技藝，他就此做農家的助手，在田裏看看犁車。在這樣的環境中，他仍舊很快樂，並不因此缺少自己的神業工夫。

琪桐很喜歡同神父們或熱心教友們談話，他更喜歡聽聖人的行實。他有時很感動，竟然也有棄絕世俗的願望；他想往曠野裏去居住，整天整夜的祈禱，拿野草樹根來充飢，效法從前的隱修聖人。

琪桐想做隱修士，但是天主上智另有措置。一天，他在拉根聖母堂祈禱的時候，本堂神父看見他這般虔誠，仔細

琪桐得到了這樣的差使，真是喜出望外。從此他可以常常拜聖體，時時刻刻的祈禱，脫離世上的一切煩惱，專心奉事天主。

自從琪桐經管了這座聖堂之後，拉根聖母堂就此非凡整齊清潔。聖堂內天天打掃乾淨，祭台上裝飾得很美麗，牆壁上找不到一粒灰塵，堂角裏見不到一絲蛛網。總之，琪桐用着全副精神，經管這一座聖堂，為加增天主的光榮，引起教友們的熱心。

他真是管聖堂者的模範。他工作的時候，收斂自己的心神，深深地和天主契合。他的謙恭鄭重的態度，顯示他的信德是何等活潑！他好似告訴眾人說：「我們在這裏，是在天主的家中。」

拉根聖母堂近邊的教友們，時常成群結隊的來朝聖。琪桐招待他們非常周到。遠方來朝聖的人，在拉根得到良好的招待，因此都稱讚琪桐的服務精神。

琪桐的熱心，也日日增加。他往往整夜在聖堂裏祈禱；有時因為疲倦，就在地上躺一會兒，立刻再起來接續他的祈禱。他還行別種苦工，更時常守大齋。

他談到自己的時候，真是謙遜極了。人們聽了他的話，

要想他真是個大罪人，朝聖的教友，看見他的言語和行爲，一點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他端正穩重，同人交談也很謹慎，另外同婦女們更是小心。但他對於朝聖者的服務精神，並不因此減少。

好天主爲磨鍊他的德行，許他受到了下面的誘惑：琪桐一有空閒，就去看顧病人和窮人。這爲他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把朝聖教友給他的東西，或自己省下來的東西，都送給病人和窮人。有時候，如果需要的話，他竟不遲疑地向人求乞，爲救濟窮人們。

魔鬼就利用琪桐的樂善好施，來陷害他。有一天，他忽然感覺到，要是他去幹一樁發財事業，那麼他可以大大地救濟窮人。恰巧布魯塞爾有一個商人來朝聖。琪桐照常招待他。當這個商人要回去的時候，琪桐大胆地告訴他自己很願意救濟窮人，無奈力不從心，問他可否代籌妙法。這商人回答他說：「這很容易。你可以到我那裏來工作。我多給你些工錢；我又可以代你把錢設法生產，賺大利息。這樣，你可以多多的幫助窮人了。」

琪桐看不清楚魔鬼的狡計，決意要去實行商人的計畫。本堂神父和全體教友都很驚奇。但琪桐爲了愛人心切

無經驗的商業。

雖然如此，拉根聖母依舊在保護他，不讓他在這險海中長久地飄流着。

起初，他的新工作使他賺很多的錢。他興奮極了。他巴不得更多賺點錢，爲救濟窮人。爲了這個理由，他接受了主人的勸告，把他的資本都投在海外的商業上。不料，他的貨船正在回抵本港的時候，觸着暗礁，所有貨物都沉到海底。他的積蓄，一掃而空。他也就此一貧如洗，比他所要救的窮人，更窮得可憐！

慢慢地，他的神目睜開了。他知道上了魔鬼的當，遭了天主的罰。他懊悔之外，再行嚴厲的苦工，爲求天主寬赦。

他回到拉根聖母堂，想再盡舊職。不料他那管堂的職務，早已被人佔去了。他除了責怪自己之外，只得俯順天主的安排。

既然不能再在拉根聖母堂服務，他就效法當時的人們，拿着旅行棒，往各處去朝聖。他到過羅瑪，到過日路撒稜，到過許多著名的聖地。

一路上的光景，我們已無從考查了。他是獨個人步行的，身上又沒有金錢；一切艱辛困苦的事情，可想而知。但是

遇見了幾位同鄉。其中有一位名叫馮杜夫的，是他本村聖堂的領袖司鐸。他們都不認識琪桐了，因為東方的太陽，已把琪桐的面容熏灼得起了變化。可是琪桐仍認識他們。他走過去，向他們致敬，又向他們說明自己是什麼人。

馮杜夫司鐸和他的同伴，自然感覺快慰，更使他們快慰的，就是琪桐很願意領導他們到日路撒稜去朝聖。他們彼此議決了起程的日期。朝聖的情形，沒有人詳細的記下來。只知道他們將回去的時候，馮杜夫司鐸和他的同伴都傳染了疫病，琪桐就成了他們的臨時看護，安慰他們，減輕他們的病苦。

馮杜夫司鐸年紀已老，病勢日劇；他知道死期已近，因此向琪桐說：「我感謝好天主給我安排的一切。我也感謝你在這次朝聖中，加給我的種種幫助。我將去見天主了。天主告訴我：你要回到本鄉，請你把我的死信，報告我的親友。我現在把我的戒指給你，使人們見了它，相信你的話。」馮杜夫司鐸，又囑托了別的事情以後，就舉目向天，安然去世。天主為證明他的信德，顯了許多奇蹟。琪桐親自作見證：有三個跛子，兩個瞎子，在馮杜夫司鐸的坟墓上，得到了立刻痊愈的事實。

了離別已有七年的故鄉。這次回去，他辛苦極了；一路上受飢受渴，受無數苦楚，以致他真的到了筋疲力盡的地步。到了本村，他把馮杜夫司鐸的事情講了一番。司鐸們聽了，都很感動。領袖司鐸為感謝琪桐，就請他住在自己的身旁。

琪桐享受這種安靜生活，並不長久。他年紀已經六十多了。天主見他功德完備，就叫他去世升天。一一二二年九月十二日，在他的房間裏，忽然異光四射；一隻白鴿發顯出來。說這幾句話：「我親愛的，來接受天國的花冠吧！因為你是忠信的。」就在這時候，琪桐終結了他的世上生活。

琪桐的遺體，就葬在本村。他的墓上，時常顯出許多奇跡。五十年後，他的聖骨遷葬在聖母堂內。他死後一百週年，聖教會便把他當做聖人恭敬。

現在人們還在祈求聖琪桐，為避免患痼疾和保護牲畜。聖琪桐也是管聖堂者和農人的主保。

希望讀者諸君自己閱看之後
將本報借給親戚鄰友閱看

訪問錄

上海惠主教

上海惠濟良主教，今年恰值七十高齡開始。上海教區司鐸，乘在滬避暑之便，特在董家渡天主堂舉行慶祝。主教原是耶穌會會士，今年又值進會五十年，徐家匯耶穌會總院也乘着避暑司鐸在院的機會，舉行金慶祝典。聖心報雖然全中國祈禱宗會的機關報，究竟是在上海出版，期期叨蒙惠主教的核准，主教又於隨時訓導鼓勵之外，更勸囑屬下教友閱看聖心報。聖心報在這慶祝聲中，理應有所表示。何況聖心報讀者中的許多上海教區教友，必定很喜歡知道關於本區主教的訊息。所以本報記者特於約定的時刻，八月六日傍晚六下，前往徐家匯大修院內主教公署，訪問惠主教。

惠主教的身材是比較短小的，但他的飄飄然長鬚，非常美觀，恰稱一種莊嚴蒼健的態度。他的目光透過一副式樣奇特的眼鏡，顯出那精明能幹而又慈祥謙和的神情。上海教友們大概知道主教的聽覺不很便利，所以現今遇有

後小骨送達聽神經，但是當身心舒適的時候，在私人談話中，一有如這次的訪問，一主教不使用器具，也很能聽清楚。記者去訪問的日期，恰巧上海奇熱，一連幾天熱至華氏表百度左右。記者進入主教辦公室，致敬之後，即表示歉意。

主教起身連說：「不妨！不妨！我正等候着你到來呢！請你就坐這裏門口走廊下，比較涼快些。」

訪問的談話就此開始。記者說：「今年主教開始七十歲的高齡，我們很願意知道：主教六十九年前的情形是怎麼樣？」

主教說：「六十九年前，天主上智的宰制，叫我生在法國西部的勃助東省。我的父母真是很熱心的教友。他們天天恭念早晚課；他們善守主日，一點沒有疏忽，他們時刻留心把教友教育加給子女。感謝好天主，賞賜我有這般熱心的父母。原來子女的熱心，甚至子女的聖召，往往是熱心父母所產生的菓子呢！」

記者：「敢問主教是怎樣獲得鐸品聖召的？」

主教說：「說來希奇。我在十一歲時，一天，副本堂神父偶然問我：『你長大了要做什麼？』我因得天主聖神的光照，立刻就說：『要升神父！』從此以後，我定志要做耶穌基

主教說：「事實並不這樣。我在那時候，只想將來往非洲黑人中去傳教。但是大主自有他的聖意。十八歲時，我得到辣維讓神父解釋「耶穌會是什麼」的書，我仔細閱看之下，受到天主聖寵的感動。一年之後，我特蒙聖母的幫助，進了耶穌會。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九日開始修會生活。」

記者：「後來怎樣？惠修士沒有去非洲却來到中國？」
主教：「我所進入的耶穌會巴黎省是在中國江南傳教，所以我就來到中國來傳教。當時動身之前，醫師檢驗之下，說我健康不夠，不能來中國。幸而當時的省會長神父是一位充滿超性見識的人，他決定了派我來中國傳教。當時我們一同來中國的，共十二人；現今十二人中，只剩下了二人，就是我和山宗泰神父。當時醫師認為健康不夠的二人！我能夠活到七十歲，真是天主的特別恩賜。」

記者問：「現今主教的健康狀況怎樣？」

主教說：「謝天主！很好！記得十年前，桑德理醫師對我說：『你不能再唱降福經了。』但是這十年中，我不知唱了幾百次，恐怕幾千次。桑德理醫師不得不承認說：『你們做主教的，有天主的特別保佑，不是醫學所能斷定的。』」

記者問：「主教是那一年到中國的？」

兩個月的中文，就被派往震旦大學教書。現今新到中國的傳教士，往往讀二三年的中文，並且有專門的設備，他們真是有福呢！」

記者：「但是，教友們都知道：主教的中文程度很好；講道理時，常引用中文諺語以及經書辭句，使聽眾發生興趣，並且容易牢記。主教的中文訓話，講得有聲有色，真是傳教神父中少有的。可見主教自修中文的努力，以及對於中國文字的愛好，對於中國人民的同情。」

主教：「不錯！我對於中國人民，有極大的同情，所以在各種傳教職務中，我常喜愛我的人們，也常受到人們的喜愛。我在修士時期，在震旦教了四年書；讀完了神學，在海門、董家渡、青陽等處傳教；卒試一年之後，又到震旦大學服務；後來在浦東張家樓傳教六年，又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院做院長三年。我每每離開一個舊的職務與場所，禁不住要流淚；但是接到了新的職務與場所，我又開始欣勤工作。」

記者：「主教在那一年上，膺受司牧神爵的？」

主教：「一九二八年我蒙教宗選擢為姚主教的副牧。我膺受了祝聖，到羅馬去覲見教宗，回來幫助老主教。一九三一年，姚老主教逝世，管理教區的全部斤量，都上我的仔

屬了！可幸，天主賜給我許多良好的助手——司鐸，修士，修女們。他們在工作之外，又用祈禱來支持我。」

記者：「主教的牧徽上，有一信仰主愛，一與一俾獲神生——兩句，不知究竟是什麼意義？」

主教：「這兩句標語，包括了我做司牧的計劃。我很願幫助耶穌基督，使屬下羊羣獲得超性的性命。我在一九三二年，定了一個十年工作的計畫。可幸，現今這計畫是實現了。我要使羊羣修德成聖，第一是要聖化我的助手。所以我為司鐸們每月刊行「愛德的鎖鏈」，為鼓勵他們熱心；我為獻堂會修女訂定了會規；我為修道院長上及修生，寫了指導的信；我為公進會友，寫了幾篇長函，指示公進的理論及實行；我為留居家中的貞女們，著了一本「貞女潛修綱要」；我為教友，寫好多篇「教友生活」，十年前曾經在聖心報上陸續發表。我要使羊羣懂明教理，所以我頒發了好多次「牧函」，我編著了教理問答教授法，我組織了各學校的教理競賽；我又用了極大的努力，創立了主母會，造就一輩獻身於教育的修士。我要使羊羣領受天主聖寵，所以我把種種對於施行聖事的訓示，給予本堂司鐸及各位行聖事的司鐸；我在司鐸們每年舉行避靜時，給他們作訓話；

職務；我又成立了一「聖召會」，使常有繼續施行聖事之人。至於「信仰主愛」呢？我以為神長信友間，應格外遵守吾主耶穌相親相愛的誠命。所以我常尋求和司鐸們，和教友們，多多接觸。我不單接受他們的謁見，我還乘着機會去探望他們。我們要信仰基督的愛我們，也要信仰彼此間的相親相愛；那麼，聖教會的一切事情，因着神長和教友的推誠合作，就容易辦理了。恐怕我的話太抽象，太長了些吧？」

記者：「主教的這些話，為聖心報的讀者，很有益處呢！我覺得主教很抱樂觀。我又想到抗戰期中，上海教區還遇到許多重大患難。現今蘇北一帶教務，仍是很多不幸事件。諒必是在人世的煩惱之上，主教很有超性的安慰？」

主教：「我的主保聖人奧斯定說過：『有了愛，便不覺得勞苦；即使需要勞苦，這勞苦也成了可愛。』何況，我的勞苦工作，有許多人幫助；不單司鐸，修士，修女們，並且教友中的精選份子，譬如祈禱宗會的領班員們，公進會員們，聖母會友們。格外我在張家樓一帶做本堂時，女領班員的幫助傳教，給與我很大的安慰。那時候，我勸教友們：不要都在主日早晨來告解，更好在瞻禮七的下午；這樣，主日彌撒的時刻不致過分長久，並且告解者可有充分時間，聽告者也可

人意外。我在瞻禮七下午聽告解，自二下起，直至七下鐘那時候，我又勸教友們趁着空暇來拜聖體。我的講道，只是白費口舌。惟有靠着女領班員的努力，每天傍晚聖堂中，來了許多的拜聖體的男女教友！」

記者：「主教對於一般教友，可有什麼感想！」

主教：「教友中固然有冷淡立壞表樣的，使我傷心。但是大概而論，他們給與我許多安慰。無疑地，智識份子的神修生活，比較從前有顯著的進步。鄉村間的教友，每次見到主教，他們的誠樸愛敬的心，真够令人感動。今年三月，我在栲栳圈泰來橋等處，視察教務，並行堅振。整個月內，幾乎天下雨；但是教友們踏着泥濘的小徑，踴躍到來。一個月中，竟然送了一萬八千餘聖體；雖然領聖體的，只有七百餘名。」

「這時候，主教檢出了一本手冊，翻出一頁，向記者說：『至今日為止，我曾經堅振過七萬零二百十五人。今年建定聖體瞻禮日，我為上海南京海門三個教區，祝聖堅振聖洗終傅三種聖油。我想，今年在這三個興盛的教區內，一切施行的聖洗堅振終傅以及神品聖事，都是用我所祝聖的聖油，真是一個大安慰。』」

記者：「現今的時局，不免帶幾分黯淡，不知道主教對

主教：「希望很大呀！現今聖教會在中國真如山上之城，架上之燈，受到社會一衆正經人士的看重。他們開始認識：要建設新中國，需要聖教會在道德方面的幫助。天主教的學校，到處受教外家長的歡迎。這和我初到中國時的情形，真是多麼不同！要緊的，是在我們有聖善而又衆多的司鐸，有熱心傳教的教友，有充分的良好學校，有散佈各處深入民間的社會事業與慈善事業。」

記者：「聖心報是祈禱宗會的機關報，主教對於祈禱宗會會友，格外上海教區的會友，可有什麼訓囑？」

主教：「根據我的經驗，最要緊的，是會友中彼此親愛團結，再努力培養各自的神修生活，然後充滿救靈神火，實行傳教工作。會友們該自己熱愛耶穌，也該努力在家庭中，在社會中，使旁人熱愛耶穌。再者，我按照現代大教宗的教訓，屢屢呼喊過：聖教會並不輕忽人類的現世幸福；相反，聖教會切願人類享受現世幸福，也努力促進物質文明的進步，努力建設在現世的人類幸福。所以祈禱宗會會友們，不單該救旁人的靈魂，也該用祈禱，用工作，去救旁人的肉身，幫助他們解決物質困難，增進物質幸福。」

（接在下面二八五頁）

教務鱗爪

賣兒戲

臨冰

寺基白渡是一個極迷信的地方。當地的鄉民，在每年陰曆的三月十三總要做一次社。這社是由三十個社員所組成的。在三月十二的晚上，要請一次社酒，請了鼓手笛手三十多人；在大吹大擂聲中，大吃大喝。這一切的費用，是由社員輪流着負擔的。

在廟前一片荒場上，築了一個戲台。在十三十四兩天裏，請了一班戲子，整個兩天做戲。把廟裏的菩薩，扛在荒場前的田裏，一請他看戲。一因為搭的戲台大，做戲的名聲又是佈滿四鄉。四鄉的人們，都要前來觀光，每每沒有立足之地。所以場地越闢越大，直到現在，已有十二三畝之廣了。這些田地，爲了要在這兩天裏做戲，就年年在秋收之後，讓他荒着不種小熟。

因爲當社當戲的費用很是浩大，所以稍覺清寒的人家，往往不能擔當。可是在這裏有一條規矩：就是如果挨着你當戲，隨你怎樣窮苦，這筆費用是逃不了的。所以貧苦的人家，挨着當戲，便窮思極想的要湊出這筆款子來。湊不出

子來交這筆費，所以人家就題名這戲叫「賣兒戲」。

在當社的前一年，在吃社酒的時候，那個將當社的人，總是獨自向南，坐着正桌。台上點着大紅燭，旁邊坐着鼓手喇叭手，大吹大擂的風光一下。今年的三月十二，是挨着焦家灣的焦海棠當社。所以在去年的三月十二，社裏請焦海棠去坐正桌。可是焦海棠因爲兒子生了鬼病，在前年的三月十四，除了一個已經許配給外教人家的女兒外，合家都進了天主教。所以焦海棠不能再去吃社酒當社。他也當然不願再化費當社了。

那天的晚上，在請吃社酒的時候，焦海棠沒有出席，派焦夫人到社裏去交涉。焦夫人生着一張不讓人的利嘴。她一到社裏，社裏的人就呼么喝六的，請問焦海棠爲什麼不來坐正桌吃社酒？內中一位有力份子，立起身來拍案罵道：「去年來吃社酒的焦海棠，是人還是畜生？吃了人家幾十年的社酒，明年要當社了，他就逃席不來！難道他想白吃人家嗎？」焦夫人冷笑了一聲，怒目視着席上用響亮的口聲說道：「你們席上諸位先生，都具有些腦筋的。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假使焦海棠去年三月十二進教，三月十四再來吃你們的社酒，明年自己要當了，今年就不來，他當然是錯的。」

是爲保合家太平的莫道想轉第一一之清味。信。直到現在太太平平。你們當中有點胆氣的立出來保我三年太平！明年的社，我來當好了。」說罷，橫着眼，冷笑了幾聲，看見席上沒人回答，就得意洋洋的走出去了。社裏的人吃了她幾句話，一時想不出對付的方法來，就懷恨在心，圖謀報復。

匆匆地過了一年，到了今年的三月裏，兩方面又大鬧起來。七八個強有力的社員，大肆其恫嚇手段，想強迫焦海棠當社，當賣兒戲。可是焦夫人却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之概，絲毫沒有懼色。雙方爭執了好幾次，焦夫人始終不屈，社員們一看沒法嚇退焦夫人，便運動了三鄉鄉長，在必要時再走上司，準備泰山壓卵的壓倒焦家。

焦海棠是一個不說不響的老好人。聽見了這個消息，早已眼睛一霎一霎的沒有了主意。焦夫人却胸有成竹，看見對方在走腳路，便親自趕到大墅橋來，請本堂司鐸沈公幫忙。沈公詢問之下，知道這事有關信教問題，便乘着輪船，趕到城裏，去見安縣長，把寺基白渡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給縣長說明。縣長和沈公交情向來篤厚，便爽然說道：「信教自由的，決不可以強迫人家迎神賽會。好，我就來出一張告示吧！」沈公道：「窮鄉僻壤，出告示是不會知道的。請縣長

送給三鄉鄉長。

焦夫人知道了縣長出信，歡喜得心花怒放，真是氣焰萬丈，一發強硬起來。三鄉鄉長接到了縣長的信，都起了疑心。以爲縣長寫給鄉長的公事，應當經過區公所，由區長轉給鄉長；從來沒有直接和鄉長通信的。所以這封信一定不是縣長寫的，而是別人假造的。何況他們滿心要壓倒焦海棠，并且對於面子有關係，那裏肯就此甘拜下風。所以一方面在設法查究信的眞假，一方面再想別法來爭些面子。

鄉長查不出信的假處，就寫信給神父說：社裏的人不是叫焦海棠迎神賽會，是要叫焦海棠請還人家一頓酒，因爲他年年吃了人家，照理應該請請別人。沈公接到了信，以爲這倒並不是毫無理由，一方面也需要給人家留些面子，就請廟橋會長陳慶雲先生去落場。

這一場風波，平了下去。可是社酒落空，賣兒戲也幾乎宣告破產，冷清清地大有今昔之概。那輩根深蒂固的迷信人們，以爲這次得罪了一老爺，一要干「一老爺」的怒，至少一老爺不肯保佑了。

轉瞬間到了夏天，滬上虎疫一聲響，到處響應起來。另外在這幾天裏，無論城市鄉村，虎疫非常猖獗。東也死人，西

也死人，棺材生意特別興隆起來。那輩迷信的人們，愚民們，免費的防疫針不肯打，却天天兵兵扛了紅臉，白臉，青臉，黑臉的「老爺」到處遊行，趕瘟氣。從者十人也有，百人也有，數百人也有；穿着花衣，帶着花帽，有的揹着干戈，有的提着銅鑼，有的騎着黃馬。……五花八門，奇奇怪怪，煞是好看。筆者出去兜兜圈子，天天撞着這些半人半鬼。前天到了城裏，吃了夜飯，在燈光之下，從小東門向西門輪船局裏信步踱去；在縣政府前，還是撞着這些東西，不過形式稍和鄉下的不同罷了！

那迷信深重的寺基白渡，當然不能例外。鄉民們怕上次得罪了「老爺」，這次應當及早賠罪，便天天把「老爺」一迎來迎去，迎到各個家裏，請他千萬要把瘟鬼趕去。

那裏知道銅鑼鏗鏗，爆竹砰砰，「老爺」正在各家游來遊去的時候，那無情的疫氣，橫掃過來。人們紛紛的倒下，去，連吐連瀉，不多幾時，一個個都上氣不接下氣。

寺基白渡附近方方二里，在幾天之中，竟死了七八十人。話也希奇，幾個爲「老爺」出力最多，和焦海棠爭鬪最烈的社員，一個個都給瘟氣帶了去。家裏大哭小喊的苦了妻小。有一位夫人，因爲「老爺」從家裏扛出去時，丈夫已

「老爺呀！我的丈夫已經死了，請你保了我的兒子吧！」話還沒有說完，突然眼睛一白，立刻倒下去，滾在地上，不省人事；到了夜裏，也就斷了氣。這真把在場衆人驚得呆了。

最可希奇的，遭罹時疫而死的七八十人中，却沒有一個是教友。焦海棠的女兒，因爲沒有進教，也染上了時疫。在病勢垂危的時候，她哭哭啼啼的給父親說：「爸爸，我要進教了！我無論如何要進教了！快給我念經吧！我進了教，就是丈夫不肯進教，或是不要我，我也情願的。嫁別人，我也情願的。不嫁人，我也情願的。……」焦海棠聽了這幾句話，連忙給她掛上了聖牌，念了幾遍經。她就漸漸地清醒起來，過了幾天便痊愈了。

這樣一來，許多教友人家，都慶幸着自己進了天主教，沒有遭到時疫的橫禍。許多外教人家，都驚訝着時疫傳來，教友一個不死，自己求了「老爺」，反而一個個給時疫帶了去。他們開始疑惑自己所信的「老爺」冥頑不靈了。

在這裏，數年前還是一塊不毛之地。自從沈公來墾墾荒之後，許多人都認識了天主。天主爲引人進教，所用的方法，也是無奇不有。除了到處聞名的鬼病外，這也是令人驚訝的一回事。

証實

原子彈下的廣島

李承譯

——一位身歷其境的傳教士的自述——

去年八月六日，日本廣島上空爆發了有史以來的第一顆原子彈。全市百分之七十，都遭毀滅，人口傷亡達到三十萬以上。八年來屠殺我國無數人民的日本軍閥，至此不得不屈膝投降。當時廣島的情形，究竟怎樣？德籍耶穌會高伯神父 P. Kopp 身歷其境，曾經寫了一篇文字，描繪得很詳細，並且充滿超性精神。現在把它譯在後面。

一九四五年的春夏兩季，天主教傳教士在廣島工作的地點，共有三處：本堂在市中心區的幟町，距離原子彈爆發處約六百碼；這兒住着耶穌會日本區的會長神父，和其他神父三位，還有日本修生一人，幼稚園教師二人。郊外有拯亡會女修院一所，距離日後的爆炸點約二哩之遙，院內共有十二位修女；她們時常生活在貧苦的工人中間，除了教育幼童以外，還照顧病人，給予他們神形的扶助。耶穌會的初學院，是在長束；這是離開廣島兩三哩的一個小鎮，從東京撤退的十二位讀書修士，便在這裏繼續他們的神學。那時候，廣島全區教友的總數，約在二百五十與三百之間。

空襲。然而，一到六七月間，比廣島還小，而軍事價值渺乎其微的城市，都被炸得非常劇烈，差不多每天可以見到以空襲機隊在上空掠過。誰都知道：廣島的命運已經註定，不可避免的浩劫即將來臨。於是每夜便有成千的市民廣集郊外，希望在被炸焚燒的時候，至少可以保全生命。

八月五日午膳後，我首途往女修院舉行聖體降福，順便講幾句耶穌顯聖容瞻禮的道理。我把聖經的原文畧加詮釋。一電光照耀普世，大地動搖震盪。一萬想不到就在明天本瞻禮日，將由可怖的威力，提供一個實例。

夜間，轟炸機在廣島灣投下水雷，空襲警報延長到兩小時半以上。夜晚的警報，早已成爲例行公事。可是，這一夜無線電報告敵機動態，異常清楚；我們不需要避往防空壕。度此長夜。次晨，彌撒後謝聖體時，我們不復介意於警報的聲響，因爲我們已經習慣了接受那自塞班島與沖繩島來的敵機的光顧。我也不去收聽無線電報告飛機數目和行動方向的消息。一小時後，正七點三刻，警報解除了。我預備八點鐘歸去；幼稚園孩子們紛紛進來向他們的教師道早安，我便和他們閒談了一回。管聖堂的姆姆也來談起昨夜的空襲。突然之間，我感覺到一陣強烈的熱浪；同時，眼前一

閃，只見一片白光，照耀天空，好似攝影時的鎂光，然而其大無比。那時沒有炸聲，祇是死一般的沉寂。過了四五秒鐘，突然聽得房屋倒塌的聲音，連綿不絕，頓使一大地動搖震盪。一起來。我一見閃光，立即奔向屋外，可是這所房屋建造得還够堅固，在這樣天翻地覆的狂震中，仍然未曾倒下。我於是重又跑回進去，躺在地板上，說得更確切一點，躺在一大堆碎玻璃片和斷木壞灰上面。

這時候，在日本，誰也不會意想到原子彈那麼一回事。所以我以為一顆尋常的炸彈直接命中了我們的屋子。我確認轟炸已成過去，而且微天之幸，我沒有被炸而死。於是就躺在原處，深深的感謝吾主。這時的虔誠，熱切，我敢坦白直陳，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遭，便是初領聖體和晉鐸日的熱情，也不能與之比擬。

我急忙跑向外面，祇見修女們奔來奔去，互相找尋。有幾個正淌着血，但誰也沒有受到重傷。幼稚園教師傷在頭部，看去很是可怖。我們都過去照料幼童。他們的母親已經趕來探視了。一個孩子被墜下的玻璃和木板擊傷得很厲害，就在當晚死去。

街上滿擠着衣衫不齊驚慌失措的人，他們都想逃出

體。一連串狂奔，叫喊，號泣的人，爭先恐後的，趨向附近的河流。除了性命以外，他們甚麼也不會留下。很多的人，甚至沒有把衣服穿全。做母親的，祇想保全她們的兒女；她們大都跌上一個，挈着兩三個，在人羣中挨挨擠擠。尤其可憐的，便是那些失掉孩子的母親，和無依無靠的長者。我看見一個疲乏的老人，爬在地上，向前蠕動，便把他跌到河濱。這時，受傷的人愈來愈多，妻子叫喚丈夫，孩童哭喊爹娘，浮盪着一片嘈雜淒厲的聲音。

我回到女修院去視察火勢。幸而最大的火燄還隔着一條河流，可是，附近也有許多地點都已發生火災。既然沒有人能夠鎮靜如恆地設法撲滅，這一地帶終不免於全部焚燬。所以我就吩咐修女們，趕快收拾需用的物件。空地上原已掘下大批洞窟；我們急忙搜集些毯子，祭服，聖布，食物，以及隨手抓到的一些用具，統統塞將下去。剛把那些寶貝藏好，火燄已經竄近，小堂開始着火，漸漸蔓延到正屋。

修女們都退向河濱去了。我獨自冒着煙火，把洞穴一蓋上泥土，然後逃出火窟，穿過融融的火舌，踏着倒塌的營房，而跑到河邊。避難的人們，擁擠在一起。他們早上失掉了一切，態度依然沉靜，顯着聽天由命的樣兒。沿路橫着無

忍耐性的確可以欽佩。他們不怨天，不尤人，也沒有懷恨的表示。當然，各人首先關懷着自己和自己的親屬。可是，這一天早上，我却碰到很多的人，同情我的創傷，指示我往紅十字會救傷站的途徑。我的右手，長着一個很大的水泡，頸項上許多創口，不停地流着血，左目眼球受傷，甚至不能使用。我在河邊洗滌之後，決意到長束初學院去治療。

在市中心區職町的天主堂裏面，四位神父剛吃了早飯，準備開始工作。便在這時，看見強烈的閃光，他們也以爲房屋被炸彈擊中了。全市的屋宇，紛紛倒下。飛塵掩蔽天空，頓成了黑暗世界。沒有坍塌的，祇寥寥幾座而已。他們居住的房屋，幸在未曾震坍之數；可是剎那間，門窗都被破壞，木簾和玻璃片滿屋亂舞，門扇從框架飛出，天花板也消失了。屋子裏面的一切，翻騰顛倒，凌亂得不堪想像。神父們甚至不能找到他們的鞋子，和預先準備下的口袋。他們都多少受一點創傷。住在三層樓的那位神父，傷勢最輕，因爲飛擊他的東西，比較還少；可是樓下的一位神父，便大不相同了。他們首先該從鄰近的瓦礫堆中救出被難的人民。因爲日本的房屋，屋頂相當堅實，牆壁却很單薄；一經原子彈的震盪，四壁立即傾頽，屋頂倒下來，便把屋內的人統統壓

萬的葬身火窟，與他們的屋宇同成灰燼。這一次爆炸，確乎造成空前的混亂。自己逃得性命，已是萬幸；旁人在瓦礫底下，慘聲呼援，也只好置之不顧。我認得一個家庭，當屋頂壓下的時候，孩子們恰巧都在戶外，他們救出了父親之後，火勢來的那麼疾捷，祇有任令烈焰去吞噬他們的母親。

纔救得幾人，並收拾了一些物件之後，融融的火舌，已迫近神父們的住院，因此不得不避往附近的公園。十分鐘的路程，必須穿過冒火的房屋，踏上一堆堆的廢墟，真可以說是苦難的路途。一位年輕的神父，血流得太多，再也不能動彈了。幼稚園教師和修道生，被遣到長束去乞援。不久，來了十個人，帶着一輛車子，和兩副架担，以便把受傷的神父送往長束。不過直等到午夜一點鐘，他們方始到達。受傷的神父們一路的痛楚，誰也不能描繪；玻璃屑和木片深深的嵌入肌肉，背上滿佈傷痕，躺在架担上，其痛難當；縱使遇到些微的震動，也往往大增痛苦。

長束的初學院雖沒有被燬，可是前面的窗牖都已破碎，門扇也擠出框外，全部建築有如一支洞開的口琴。聖堂的牆壁完全坍塌，不得不用木架來支撐。這裏的神父們驚魂初定，便有無數受傷的人，從四面八方絡繹而來。數分鐘

前可怕的遭遇，使他們每個人的面部，都顯着恐怖和失望。成羣的工人，從廠裏直奔過來。此外，又有拖着兩三個孩子的母親和一隊兵士；還有許多離開了家庭，而獨自趕來的孩子。聖體移供到別處之後，聖堂立刻改作病院。藏書室和會客室也擠滿了受傷和避難的人。幸而這裏的院長神父，在進會之前，醫科快要畢業；現在可以大大的利用一下。全日全夜，他在忙着包紮創口，把院中所存留的少許藥品，發揮了最高的效用。修女們到來後，立即主持廚房的事務；救護難民，也更有助力了。稍後，市政當局發下一些藥品，又特別配給了一批食物；而且，穴藏在女修院的毯子和廚房傢具，也都取來了。但炸後的起初三四天，委實可怖得難以形容。孩子們哭喊着母親。罹難的人，渾身是紅腫而膿血直流的創傷；青紫的傷痕，纍纍皆是；除了吾主受鞭笞後全體剝傷而外，再也找不到別的吧擬了。許多孩子拒絕治療，祇因灼傷的肌膚，蘊着徹骨的痛楚。我們也沒有適當食物，給予病人。

院外的情形，更其慘惋。灼焦燙傷的人們，在八月的熱浪裏，躺在路傍樹蔭底下，哀哀乞援；可是此間早已客滿，或者因為忙得無暇過問，以致愛莫能助。讀書修士們屢次需

皆是。廣島的教友，在原子彈下，一共犧牲了三十來個；喪事都由我們料理。

我們在職町還得有所準備，深怕市內倖免被燬的區域，再度被炸。無線電台已被炸去，再也不能發出警報；或是廣佈消息；因此，我們祇能憑發動機的聲響來臆測飛機的數目。至少有十天沒有看到報紙，所以對於戰事消息，甚至這一顆炸彈的性質，都一無所知。

處在危險地帶的五位神父，和十二位修女，一個都沒有罹難。在長東本堂區附近，死亡率至少超過百分之七十。女修院一帶，却降至百分之五十。那天如果沒有天主的特別保護，那末，廣島的傳教人員至少有十多個已被炸死了。

附近的非基多教人民，一致承認這神奇的事蹟。毗連女修院一帶的日本人，紛紛對修女們說：「你們的天主，必定有偉大的能力，因為他護佑了你們個個都安全！」很多的日本人，始終沒有和傳教士接觸過，而且對於耶穌基多，簡直茫然無知；如今在這幾天裏，初次見到人世間偉大的愛，淵源於耶穌基多的愛。一個貧苦的受傷者這樣的問：「你們都是外國人，和我們毫無關係，為甚麼要盡心竭力幫助我們？」修女指着胸前的十字架回答說：「這是為了他

聽了口親着苦像連聲說道「我愛他」

還有一個機會，可以對這些受苦的人表示基多的真愛情。當第一批美國隨營司鐸和軍官們帶着兵士來到長束的時候，小堂裏還充滿着沒有痊愈的人。美軍們不但供給我們很多的藥品，而且對日本人民並沒有絲毫仇恨的態度，祇是一片友愛的話，十足地顯示了基多民族的善表。這可就使我記起聖保祿讚嘆基多愛情的聖咏「仁愛支持一切，相信一切，期望一切，容忍一切。」（壹哥，捌，七）

（接上面二七七頁）

記者：「希望祈禱宗會友們，實行主教的訓囑，並且為主教的意願祈求。」

主教：「祈禱，工作，犧牲，這是一切超性事業的根基。我幸蒙天主賞賜活到七十歲，做了一些事情，都是因為有許多人在為我祈禱，幫我工作，不怕犧牲。我請祈禱宗會友們，格外祈求耶穌聖心，賞賜中國和全世界早早得到真正的和平，賞賜上海教區的修道院，主母會，獻堂會，有衆多而又堅固的聖召，賞賜本教區的各級學校，順利進行，並且實現它們的神聖使命，來幫助我的一切事業。」

時間已近七下了，記者就向主教道謝告別。

討 木

救人救己

百源

蘇北的H城，四面環水，附近小河交錯。水大的時候，它好像靜止在水面上的一葉浮萍；水小的時候，它又好像矗立在水中的一張荷葉。因為它的形勢好，加上地處僻野，交通不便，離開最近的公路也有九十里，所以當山城重慶已經做了一年多的戰時首都，江蘇省的大半河山都已淪陷的時候，H城上仍然飄揚着中華民國的國旗。

孫老太是個奉教虔誠的老婆婆，年紀五十五歲，丈夫已經故世，膝下一房兒媳，兩個孫子。孫家住H城北門，前後兩進屋子，中間隔着一個天井。天井東邊兩間廚房，西邊一口井。家裏用着一個外教女傭。一家的生活，不算十分好，但也相當舒適。兒子文彬，是城內縣立中學的教員，現在因為時勢緊張，隨着學校搬在二十里外的沈家村上課。

一天，文彬氣噓噓地由鄉下趕回來，一進門便叫道：「媽，日軍攻了城了。我們這裏也靠不住！」老太太笑道：「急什麼？坐下來吃過飯，再談吧！攻了城又不是攻我們的城。」

「媽，不是這麼說。萬一打得來，可怎樣辦事到碼頭，船也僱不着呀！依我看來，還是全家先到沈家村去避一避吧！那邊

房屋，我也找好了。」老太聽到這裏，沈吟了一會道：「媳婦年紀青，孩子年紀小，你先領他們去吧！我這樣的年紀，是該下土的人了！生爲日人，死爲日鬼，我不願意到外邊去。而且這裏的房屋是你爸爸幾十年的心血，我去了，怎麼放心得下？不要緊！天主會保佑我的。」文彬見母親固執得很，只得領着妻子孩兒，先到沈家莊去。臨行前，文彬叮囑女傭陳媽，好好伏侍老太太，並且說，一得緊急風聲，連忙上城來接。

文彬去後的兩天，城內的人紛紛搬家，孫老太仍然安閒自若。第四天清晨，她望好彌撒回家，半路上看見教友楊團長，後面跟着四個衛兵，急急地跑着。她含笑地向楊團長點一點頭。楊團長看見她，一時呆住了，隨即走近來道：「孫老太，望彌撒回來吧？你家怎麼還不避下鄉？剛才我們得到報告，攻下城的日軍，見下城的軍力雄厚，轉了頭，好像向我們日城來了。孫先生在鄉下吧？你趕快回家，整理整理。我立刻派人送老太太們到孫先生那邊去。」——「謝謝，團長，兒媳們早已下鄉了，祇我一個人不願下鄉，在城內看房子。」——「那麼，你回去關了門，不要出來！我有公事，後來再見。」

傍晚，日城的六個城門全都關了起來。街上除了兵士以外，沒有一個行人。從南門外，不時傳來轟轟的砲聲。夜色

子支持幾時的，可是因爲一部份的軍隊在前天增援到下城去了，力量不免單薄，以致在午夜十二時前，就失去了十里亭和五里亭。午夜後兩點鐘，日軍已在東門外上岸，架起大砲來向城內轟擊。這時候，孫老太和陳媽只聽見手榴彈在嘖嘖地咆哮，大砲在轟轟地怒吼，機關鎗在郭郭地怪叫，殺呀殺呀的聲音，把她們的心弦都震斷了。

「轟！」一個砲彈落在孫家隔壁，「嘩啦啦！」一座屋子坍了下來。這個砲彈，把孫家的屋子震得像發瘧疾一樣地抖，接着屋上瓦縫裏沙沙地落下許多瓦屑來，樑柱也嗷嗷的響。孫老太對陳媽說：「這座屋子要震倒了，我們還是到後面的新房子裏去吧。」說罷，兩人摸出房間，走到天井內，只見外面月光如洗，不時地火星飛過，不用說，那是砲彈。忽然一個輕微的呻吟聲，傳進她們的耳鼓：「啊！嗚哇！媽呀！救命呀！」孫老太聽了，驚異說：「陳媽，你聽，有人在叫救命啦！」——「還不是打傷了的？後面去吧！這兒怪危險的！」話猶未完，又是輕輕的一聲：「媽呀！痛死我了！」孫老太的仁慈心腸完全動了：「陳媽，怪可憐的，好像在我家門口呢？我們去看看，能救就救救他。」——「老太太，這夜裏不知死了多少人，你要救也救不完呀！我不去看，怪危險的！」——「不要

就跟着走了出來。

大門一開，月光中，只見一個年近二十歲的傷兵倒在階沿上，鮮紅的血從他的大腿上不住地流下來。那傷兵聽見開門聲，舉目一看，哀求道：「老太，砲彈削去我大腿上的一塊肉，血流不止，做做好事替我包一包吧！」孫老太一口答應道：「好，你進來吧！」那個傷兵咬緊牙齒想站起來，又跌下去，只得說道：「痛得厲害，不能跑！」孫老太便俯下身去拖他，說道：「我來攙你。」手無縛雞之力的她，那裏能攙得動？陳媽的心究竟是肉做的，她看見傷兵咬牙忍痛，孫老太熱心救人的情形，也禁不住感動了，上前說道：「我來背你進去！」她究竟出身鄉間，做慣勞工，有點蠻氣力，把那傷兵背着就走，到了第一進的舊屋內，把他輕輕地放在籐椅上。孫老太隨後跑進來，把一隻手電筒開亮了，放在桌上，拿起剪刀來，把傷兵浸透了血的褲腳剪去，從熱水壺中倒出水來，替他傷口輕輕地洗了洗。可是鮮紅的血，仍舊不斷地從傷口中流出來。孫老太自言自語道：「血不止，怎麼辦呢？啊！有了！陳媽，你到廚房裏去把一罐洋白糖拿來，洋白糖是止血收斂的良藥。」陳媽應聲而去。孫老太也趕忙跑進房間，拿了棉花白布出來，不料剛走到籐椅旁邊，又是

了，大雪似的瓦屑，紛紛地往下落。孫太太連忙跑過去，遮住傷兵的傷口，免得灰塵落進去。陳媽剛跨進門檻，聽見砲聲，嚇得把兩手捧着的細瓷罐的蓋子，噹的一聲，掉在地上碎了，嘴裡急喊道：「老太太，這座舊屋子靠不住，到後面去吧！」老太太應了一聲好，接過洋白糖來，在傷兵的傷口上，大把地放上，然後用白布包紮起來。一轟轟！一陳媽的舌頭嚇大了，抖抖地哀求道：「老太太！到後面新屋內去吧！」孫老太見屋子格格地響着，真像快要倒下來了，回道：「你背他到後面去，我們再好好地紮吧！」——「老太太，我手脚都軟了，現在我：我背不動了。」說罷，眼淚流了出來。那傷兵見了這情形，說道：「老太，這座屋子再一震就倒了，你們快跑吧！我：我不要緊。」孫老太立刻回道：「不，我決不丟去你。我們求天主保佑吧！」

孫老太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忽然後面有人叫說：「孫老太！」三個人同時吃了一驚，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全身血漬的楊團長。楊團長接着說：「爲什麼你們把大門開着？」他不等人家回答，自己又說下去：「我替你們關好了。你們現在在幹什麼？」講到這裏，他感覺到臉上碰着落下的瓦屑，同時聽見樑柱格格地響，不禁又說：「快到

你們後面的新屋內去吧！這舊屋就要坍了！」老太太連忙道：「是，楊團長！請你把這傷兵背到後面去。」楊團長走近一看，嘴裏說着：「啊！老太太在救傷兵！」雙手輕輕抱起傷兵，向後面的新屋子就走。

大家走進了後面的新屋子，楊團長放下傷兵，傷兵不住地向團長道謝。團長並不回答他，却對孫太太說：「縣政府要人和所有軍隊全由北門撤退了。當我離開南門的時候，鬼子已經在爬城牆。現在已經進城了吧？我因為在最後指揮，來不及跑出北門，即使能跑出去，也沒有船了。所以我到你家來避一避，可以嗎？老太太！」——「可以！可以！」——「好！那麼，請老太太找出點衣裳來，給我和這傷兵換一換。等會兒，最好把他藏起來。你和陳媽雖然年紀大，也不過五十歲四十歲的人，最好也不要日本鬼子前露面。」孫太太連連地答應了幾個是，便到房裏去把從前丈夫的衣服檢了幾件，拿出給他們兩個人換。換下的衣服鎗械以及傷兵，一起都安置在房間裏特做的放衣箱的夾牆內，並且在內面還預備下藏他們兩人的空位，以防不時之需。

東方漸漸地白了，砲聲鎗聲漸漸地稀了。紅太陽的本旗，已經在江城上升起來了。陳媽的胆子，也漸漸地大了，

去了，沒有鬼子上門。

第三天，鎗聲仍舊零零碎碎地響着；殘暴的日本兵在任意屠殺街頭巷尾的傷兵和老百姓。遠處有許多苦力運貨叫喊的聲音；日本軍隊搶奪了江城的工廠商店和農民倉庫中的物資，裝上汽船，運到百里外的K縣去。

午後，一陣篤篤的皮鞋聲，在孫老太的門前停住了；接着是鎗柄敲在門上的聲音。孫老太和陳媽嚇得連忙跑進房間，從衣櫥後鑽進來。孫老太握着聖珠念玫瑰經，陳媽只是全身發抖。楊團長身上穿着古老的馬褂長袍，頭上戴着一頂令人噴飯的小帽，鼻尖上還架着一副老光眼鏡，咳嗽嗽地開門。看他那副神氣，真活像一隻老可憐虫。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打得一手好拳，學得一身本事；雖然年歲已有五十，可是臂力，還是一個三十歲的漢子。當他把門一開，兩個殺氣騰騰的日本兵，提着裝刺刀的長鎗，衝了進來，不住地高叫：「花姑娘！金票！花姑娘！金票！」楊團長搖着手，連聲咳嗽：「不行！不行！」兩個鬼子說着，直朝內跑。一個跑進廚房，用刺刀挑起一捆稻草，往新屋子中一丟，嘴裏喊道：「花姑娘！沒有要燒！」說着，掏出打火機一擦，點燃起稻草，順手把旁邊兩張椅子架在火上。這時，楊團長想去救

板上亂敲。那個先進房間的鬼子正在床後搜尋的時候，陳媽臉色蒼白，由衣櫥後面竄出來，奮門而出。放火的那個日本兵立刻一聲怪笑，拼命地追出來。楊團長立刻往當中一攔，那日本兵舉起鎗刺向楊團長的咽喉就刺。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衣櫥後飛來一彈，一砰一地一聲，這日本兵應聲而倒。楊團長知道這是傷兵在救他，再說另一個日本兵，見陳媽由衣櫥後逃出來，隨即從床後跑到衣櫥旁邊去，還沒有跑到，見衣櫥後有人開鎗，把自己的同伴打死了，連忙向後一縮，舉起鎗來向楊團長就開。好一個楊團長！丟去了老光眼鏡，一個箭步跳過去，左手把他的鎗往上一托，一砰一地一聲打在天花板上，再用右手虛做了個黑虎偷心勢。那日本兵一急，忙把右手從鎗上移下來就擋，而老英雄的右手卻一轉，兩隻手把他的鎗奪了過來。接着一腿把東洋赤老踢了個鵝子翻身，順手一刺刀，刺中他的「蘿蔔頭」。

楊團長殺了東洋兵，連忙拿起床上的被，到廚房的水缸裏浸透了水，再拿到堂屋裏來，覆在那已經冒近屋樑的火焰上，火勢便立刻熄了。他這才喘了一口氣，叫孫老太出來。孫老太走出來，見陳媽呆呆地站在井旁，不禁氣道：「你這個害人精，剛才爲什麼逃出來？險些兒性命送在你手裏！」

楊團長連聲叫她們不要講話，自己跑出去先把大門關緊，轉身回來，把兩個死屍往井裏一丟，再幫同陳媽弄去血漬，打掃堂屋。他們擔心日本軍隊會聽見鎗聲跑來，可是大概因爲當天日本兵自己開的鎗很多的緣故，並沒有半個日本兵跑來。又過了一天，國軍從「城」縣兩地開來反攻。日軍見三面受敵，而「K」縣的連絡又不便，並且他們到「H」城來搜刮物資的目的已經達到，便自動退回「K」縣去了。

國軍進了城，文彬立刻從沈家村趕回，見老母安然無恙，大大放心。但是當老母把所遭遇的事講給他聽的時候，他的舌頭嚇得伸出來了縮不進去。楊團長和傷兵也立刻回到團部。第二天，楊團長領着部隊來送給孫老太一幅「傷兵慈母」的錦軸。並且說：這次不是孫老太收留他們，他們都沒有命了。文彬連忙送團長一幅「保障人民」的錦軸，說這次不是他的救護，老母陳媽一定要受辱而死，房子也一定要化成灰燼。可是孫老太却另有提議，她說：「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天主安排了我們收楊團長和傷兵，又同時安排了楊團長和傷兵救我們。我們明天該當特別到聖堂裏去謝謝天主才是！」

第二天早晨，「H」城聖堂內唱了一台謝天主大禮彌撒。

雜俎

抗戰勝利的教訓

沈祖輝

今年二月，服務於蘇州總鐸區各堂口的女教師，在張涇天主堂集行避靜神工，共計四天，特請上海獻堂會總院前任神師張若瑟司鐸指導。無玷聖母降現露德瞻禮晚進靜，進靜日的道理大意如下。

諸位女先生，我聽說你們在抗戰期內，已多年不能行避靜神工，得不到無數的神益。這是在抗戰期內的極大損失。大家都知道，戰爭是一件大禍事。但是全能天主的上智措置，却能使從禍事中發生好事來。此次天主也借着地面上的戰禍，使我們懂一些靈魂上更為兇險的戰禍。

日寇來侵略中國，屠戮幾多人民，蹂躪幾多土地，破壞幾多房屋！就在此地，你們的巍峨雄壯的聖堂竟被他們放火燒掉，很是可惜。然而這不過是地方上的戰禍，人人所目睹的，大眾所懂悟的。我們靈魂上看不見的戰禍，比地方上看得見的戰禍，更為兇險。論到仇敵，不是與我們同居地上的人類，却是在地下與我們不共戴天的死敵；所殘害的，不

不是數年數十年暫時的性命，却是永遠的常生；所破壞的，不是磚石所砌造的聖堂，却是救世主用聖血來造成的天主聖神的宮殿；所劫奪的，不是世上的黃金，却是天上的寶庫；所阻止的，不是田園的收穫，不是工廠的出品，却是榮主的事業和救靈的工作。這靈魂方面的戰禍，你們看它是何等的利害，何等酷虐，遠遠超過地方上的戰禍！可是這靈魂方面的戰禍，是目不見耳不聞的，所以人們雖身歷其境，竟然好像不知不覺的一般。無窮仁慈的天主，為要拯救我們的靈魂，所以有時候好似揮一下毒辣的手段，聽讓惡人們興起亂事，滿地起風波，滿天聞霹靂，到處鎗林彈雨。天主聽讓我們肉身上受到無數痛苦，原來是希望我們如那無知識的兒童，吃了苦，覺了痛，方才驚醒回頭，知道自己受敵人的侵略，因而努力抵抗，獲得最後勝利。這不是天主從禍事中使發生好事嗎？大凡天主降下瘟疫飢荒戰爭等災難，無非是這個意思，無非是為人的好處。所以我們不論遇到任何災難，切勿怨尤，只該利用機會，多多立功補過。

避靜原是聖教會中助人改過遷善，除舊換新的極好方法。你們在這個時期行避靜，那是最好了。因為現今離抗戰時期不遠。當時敵人的怎樣驕橫，怎樣殘忍，他們的炸彈，

肉跳，坐臥不安；這些恐怖情形，還歷歷如在目前。你們把這些情形，拍在靈魂的戰爭上，必定能够大大地幫助你們發出痛恨惡魔的心思，深恐他們隨時要來襲擊我們心思，慎防他們隨地來設陷阱的心思，同時必要發出惱恨自己上了他們的當，所犯的一切罪惡的心思。如果存着這樣的心思，而行避靜，那末你們必定能够得到避靜的益處。

在抗戰時期中，有兩點可注意的。第一點，日本人來攻打我國，若使他們只靠自己的兵力和武器，未必能够堅持得這樣長久。可是他們竟能衝入內地，侵佔我國的大半的疆土，而且把我國的種種資源都收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不是中國人，不知道中國言語，竟能在中國統制一切，壟斷一切。這靠了什麼呢？說起來很是傷心！就是靠了那班不顧禮義廉恥的漢奸。諸位要緊知道：靈魂方面，倘魔鬼單身攻打我們，也是無能為力。可惜我們自己也做漢奸；就是我們順從私慾偏情，幫助魔鬼做內應。於是魔鬼勢力猖獗，霸佔了我們的靈魂。所以我們極當留心，各人自問：我在做魔鬼的奸細嗎？第二點，我們經驗過日本軍閥傲氣非凡，出口總是我們大日本皇軍。雖經美國好幾次投下數千噸炸彈，還是昂昂然不肯屈服。及到末兒，領受了兩顆原子炸彈的滋味，方才勉強投降。雖說是勉強，終究是投降。日寇投降

了，然而魔鬼呢？叫牠們投降，是萬萬做不到的。所以我們同牠們作戰，別望牠們齊來投降。我們必須不停進攻，得勝了一回，二回，不算什麼事，必須直到死時，進攻勝利，方能得到天上的賞報。我們同魔鬼作戰，要有恆心，抗戰到底；我們活着的時候，是不能休息的，也不能與牠妥協。

諸位在聖母降現露德瞻禮行避靜，也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戰爭而欲得勝，必須有一個明智的和能幹的元帥。聖母顯現於露德，告訴世人，她是始孕無玷的，就是原祖犯罪後，天主預許的足躡魔頂的女子。聖母是我們攻打魔鬼的大元帥。她是極智者貞女，大能者貞女。所以在她的指揮之下，我們有百戰百勝的希望。避靜原來也是講靈魂戰爭的法術。你們來做避靜，是準備你們的一生同地獄裏的仇敵開戰。你們要把這幾天的準備工作，托付給我們的大元帥；一切為得勝所要緊知道的方法，求她開導；一切為得勝所要緊的準備，求她辦理；一切為得勝當守的條件，求她扶助。我們遵守，求她使我們認清作戰的方針，就是認清天主的聖意，人生的宗向；求她使我們獲得作戰的軍器，就是獲得天主的聖寵，超性的神力神恩。這樣準備好了，自然交戰可節節勝利了。

為此，諸位在聖母大元帥的保護下，要善行避靜神工，

要克制分心，疏忽，徒循故事等弊病。你們中守貞的，要為天主而保守貞潔，要攻克時髦，輕浮，好奇等弊病。你們在堂中服務的，要盡力幫助本堂神父，推進教務，要用心管理公所，攻克貪懶，苟安，自私自利，傲慢等弊病。你們充當教師，負着教育兒童的使命的，要攻克偏愛，私心，躁急等弊病。你們攻去了這種種弊病，才能獲得靈魂上的勝利。

總之，我們要記憶：在抗戰時期內，大概熱心教友，尤其是守貞姑娘，天天念一串二串三串的玫瑰經，或別種經文，求聖母賞賜早日和平。聖母果然允許了我們的祈求。當我們夢想不到的時候，勝利的喜信傳來了。傳來的日期不是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嗎！足見我們抗戰的勝利，實在是依靠聖母的轉禱而得來的。我們一生不斷的依靠我們的大元帥聖母瑪利亞，努力攻擊惡魔，那末我們靈魂上的最後勝利，也終能在聖母蔭庇之下，穩妥得到。所以我們熱心用心做這避靜神工吧！

敬請讀者諸君為本報祈求
 吾主聖心恩賜彼富裕者謙
 既資助能文者踴躍投稿

公教益聞

教廷近東

聯合社華蒂岡七月十七日電：教皇庇護十二世昨夜廣播稱：現今世界正以大步趨向傲慢矛盾及腐敗之深淵；如欲挽此狂瀾，必須出於謙卑，簡單，及淳潔。

法國新聞社華蒂岡十七日電：中國駐義大使于俊吉，駐教廷公使謝壽康，頃於本日晉謁教皇庇護十二世，代表中國政府，對於教廷任命駐華公使一事，表示謝意，并謂此種任命，已使教廷與中國互相關係趨於正常，中國方面極為重視。

聯合社華蒂岡十九日電：教皇對於未來歐洲和平大會之成就，甚於關切。最近，教皇曾接見美國報界代表團，並向之致詞，稱此次大戰為「非人道的苦難與罪惡之泥沼」，一現世所有種種問題則極盡複雜及悲慘之能事。教廷以為蘇聯在精神上及社會組織上，其主義與天主教會完全不相容。教會所最關切者為信仰自由；但亦如民主政府，關心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教廷並不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某主教稱：「此事太可怕，不能想像；出路在於懇切祈禱，捨棄窮慮我詐，恢復善之意志。」

聯合社華蒂岡廿三日電教皇今日接見聯總署長賴加第亞，歷二十分鐘。賴氏辭出後稱，此次晉謁教皇談話，頗為和諧，獲益匪淺；教皇對最近局勢，所知亦詳，深悉人民需要援助。

法國新聞社教廷廿七日電：「義大利日報」今日以大字標題，登載新聞，謂教皇庇護十二世擬向巴黎廿一國和平會議接觸，願請未來和平條約受基督教義之感召。查前教皇本篤十五世及庇護十一世，亦曾於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二二年，分別出以同樣主張。此間主管方面，不信教皇目前將出此類舉動，蓋教皇惟處處喚起注意，推究一般不受基督教義感召而陷人類命運於危險者之責任。

聯合社華蒂岡八月一日電：教皇今日接見義大利總統尼古拉，告以義國現在東西兩大勢力之間，所佔地位，視前更須負責，且愈危險。教皇又在聖伯多祿大堂廣場特別禮儀中宣稱：「歐洲及世界歷史中之新紀元，行將肇始。」

路透社羅馬三日電：巴勒斯坦阿刺伯族之代表團，於今夜謁教皇，陳訴巴勒斯坦問題之意見，代表之一沙育恩，事後透露，教皇會痛責巴勒斯坦最近之暴行，並表示願盡力使巴勒斯坦重見公理與和平。教皇對阿刺伯國家之團結，深為贊賞。今日之會見，係在教皇之私人圖書室內舉行。

談話三十五分鐘，阿刺伯代表以六百字，足錄一冊，其要略如下：

○教皇任命羅薩為漢口總主教

○

於意國特倫托省之那哥城。

○陸公徵祥就職本篤會名譽院長

徐家匯藏書樓徐宗澤司鐸，近接我國前國務總理陸徵祥司鐸，自比國勞勃聖安德肋修院來函云：「余蒙

當今教皇庇護十二世，升授比國剛城聖伯多祿隱修院院長榮銜。茲定八月十日，舉行授職典禮。：「陸公就職日，比國政府將特派代表參與典禮。我國蔣主席，亦已派駐比大使金問泗，代表參加。外交部王部長亦派駐教廷公使謝壽康為代表。陸公原籍上海，故上海惠濟良主教，特於本月十日，午前八時，在董家渡天主堂，舉行大禮彌撒，以誌慶祝。是日，上海教區散居各地之傳教神父，適在董家渡避暑，屆時定有一番盛況。聞南京于總主教，北平田樞機主教，亦將舉行大禮彌撒云。陸公素來關心祖國國運及祖國教務，值茲就職典禮，特致祖國同胞通啟一文，委托徐宗澤司鐸發表。今錄全文如下：「先師嘉興許公竹簣嘗云，歐洲文化潛勢

力不在武備，不在科學，而在養成基督教風。凡我邦人士赴歐考察政治風化者，亟應特加注意，切不可輕視，而忽畧之。蓋明治維新，採取歐化之缺點，在特重物質，輕視精神。此乃人之通病，無足深責；但一旦破綻畢呈，恐無法挽救。如不我信，俟諸異日。汝生難見，汝子或孫，諒可目擊等語。回溯先師此番談話，確具先見之明，証諸目前事實，亦非先師意思所能逆料，令人且佩且慄。故敢追述前言，忠告國內之關心大局者，免蹈東鄰覆轍。值此祖國凡百革新之際，物質精神，不可偏廢；崎嶇重，亦非所宜；務須慎重考量，平心體察，以期適合環境之需要，順從時代之潮流，確當制宜，庶幾策之萬全也。人力雖屬有限，尙冀仰邀聖寵，或可告無罪於來世耶。本篤會新授名譽院長陸徵祥謹述，受職日紀念，時年七十有六作。

吳經熊將任我國駐教廷公使

新聞報南京八月四日電：據悉，羅馬教廷已正式任命雷伯利總主教為駐華公使，雷氏原在非洲任總主教職多年，現在羅馬，聞月內可以起程。又悉我駐羅馬教廷公使謝壽康，有倦勤之意，繼任人選聞立法委員吳經熊博士呼聲甚高。據公教人士談：吳氏為公教教徒，出任斯職，極為適當。

上海公教青年會復興

七月二十日上海益世報記載：上海公教青年，在過去也曾有相當的組織；可是在八年抗戰中，蟄伏於敵偽暴力之下，備受生活和環境的限制，雖然也有過幾次集議，討論復興，但都沒有得到滿意的成功。現在天日重光，公教青年同志願秉耶穌基督博愛的精神，在建國程序中，願為發揚聖教改進社會而忠誠効勞者很多。因此由伯多祿堂會友周元表、金培德、鄧寶臣等，遵照公進組織大綱，草訂青年會簡章，而呈本區惠大主教，積極籌備復興，公開徵求同志，已於最近假座呂班路磐石小學禮堂召開成立大會。那天清晨八點一刻，在伯多祿堂聖母台前，先舉行公青的會期彌撒，由指導司鐸張維屏舉祭，會員都來與祭，大家先把祈禱來為公青舉行奠基禮。祭畢，全體會員進了早點，便準備開會。十時正，由司儀吳延康君宣告開會，於是大家便先後入座，依着開會順序，先全體肅立，念天主經一遍，後由陸嘉謨君恭念本日聖經一節。接着張維屏司鐸把本日的聖經，作詳細的解釋。張司鐸又報告過去公青會的工作概況說：公青在學術方面也辦過幾次講座，研究聖經和一切社會科學，很得會員和非會員的同情，每次集會，聽講的人，非常踴躍。此外在神學方面，象基督聖神學，且每月

團在娛樂方面有聚餐會音樂會等，會員也都熱烈參加。這些工作，祇可說是一點一點，一希望將來從一點一引伸到一線，一再從一線一完成一面。一面希望公教優秀青年來踴躍參加，多多益善；一面希望各會友都安負起責任來，用全副精神，互相合作，勇往直前。那麼青年會才能有名有實，事業才能日益擴展。攝影之後，便開始選舉理事，結果金培德、周元表、宋南雲、沈會永、鄧寶臣、陸嘉謨、吳延康、張伊耕、吳寶泉、潘仁德、沈福祥十一人當選，組織理事會，再由理事會互選七人為常務理事，由常務理事選周元表為理事長，金培德為副理事長。此外秘書會計總務，亦由理事會當眾推定。旋由公青會當選之理事長周元表君致辭。副理事長金培德毅然供獻一處相當適中的地方，為上海公教青年會的臨時辦事處。十二時三十分散會，理事會和一部份會員，便集合往新會所聚集，討論今後工作進行計劃。

本報按聖伯多祿堂公青會友，對於聖心報，素來熱烈愛護。茲於擴大組成上海公青會後，特購聖心報第八期一百本，在聖伯多祿堂及君王堂兩處分贈教友，使認識聖心報而自動購買。本報謹祝上海公青會蒙受吾主聖心洪施遐福。

天主耶穌委會
捐罐頭食品救濟蘇北難民
賑用之大批罐頭食品業已運抵上海。茲由天主教上海賑濟委員會會議通過，自該項食品中撥出一萬四千罐，捐濟蘇北難民，特函蘇北難民救濟協會上海市籌備委員會，備文派員移提云。

馬婁陸市的老
人會
時在今日，無論農商各界平民家庭的經濟，都感到異常的困難。鄉間的平民，更是一言難盡。平日尚且如此，那末遇到了不測風雲，更怎樣呢？何況人生天壽，誰都不能預測；因而有些家庭，甚至連棺木也不能自給，這是多麼可悲呢！所以常熟馬婁陸市兩會的辦事人員，共同發起老人會，以救濟死者家庭臨時需要的一部份。其辦法便是以家庭為單位，溝通兩會的信友，（兩會的距離不過一里路。）凡遇某家有喪事，便通知兩會中每個信友家庭，通功祈禱。信友接得通知後，家長或其代表人，按本地風俗，往喪家為死者祈禱，並隨帶米四升（按時價計錢數），以供喪家一時之急。共計兩會信友六十餘家，此米在不幸的平民家庭中，也可說是相當有力的接濟。此會成立已四年，成績也相當可觀。惟十六歲以下及自盡者，不能得此補助。（倫）

崑山暑期補習學校

震旦徐滙啟明三校崑山校友，於一九四三年七月，成立崑山三校校友會，會所設崑山柴王弄，推張伯達司

鐸為會長，本堂潘振華司鐸為副會長。去年夏開第三次常年大會時，議決籌備暑期補習學校，造福本城學子，保送升學。今夏七月一日開學，計高中四十五名，初中六十名，補習後直升徐滙中學者約十名，升啟明者五名。課程由震大同學陶君方君等四位担任，並請有原及蕞浜等校長來校演講，英籍惠司鐸指正英文發音。八月十二日休業，晨彌撒全體學生參加，由學生（大半外教生）咏唱經歌，給獎典禮，由張伯達司鐸來崑主持。匆匆一月，已引起崑邑人士對天主教良好之印像。

北平天主堂內發現珍本古籍

中央社北平七月二十日電：北平西什庫天主堂歷史久遠，史學家方豪教授近隨田耕莘樞機主教來平，連

日在堂內發現珍本古物多件。書籍有南宋本魏鶴山著周易集義，為海內孤本。此外有宋元明善本書甚多。西文書珍籍，有利瑪竇萬國輿圖所依原書，李之藻譯名物探原原書，王徵譯圖說原書。圖書方面有巨幅圓明園西式大廳圖及

古物中有漢洗一具，與重慶北碚圖書館所藏者相似。以上各物，田主教已派專人保管。

北平公教青年會恢復成立

龍光社消息：自日本失敗後，經數月之努力，北平公教青年會終告恢復成立。五月十一日，於西安門內公進

大樓，召開第一次大會，景培元被選為會長，關祖京被選為副會長，評議員為：趙文煜，李寶勳，單立墉，周元增，于振鐸，路千里，侯鴻林，劉不凡，指導司鐸為周連堦。該會於此次恢復後，將來定有一番勤奮之活動。又新近已恢復之公進婦女部，已蓄志剷除兩種惡習：對青年剷除文盲，對婦女則剷除賭狂云。

北平輔仁大學近聞

龍光社消息：四月卅日，比國駐華大使戴爾窩暨大使館秘書長，觀光輔仁大學。輔仁教職員中之比國魯文

大學畢業生，藉此機會，謹向比國人士所予之款待，表示謝意。五月六日，澳大利亞公使高伯蘭博士，由北平外務處處長唐悅良博士伴隨，參觀輔仁，並向學生演講：「世界經濟變動中英國與澳洲之關係」一由外務處左明徹女士傳譯。午時，高公使出席教職員邀請之宴會，飯後參觀各部系及

中華首任天主教樞機紀念冊一此小冊共約八十頁以中文寫成。除介紹田樞機主教外，小冊目的，專為使國人明瞭整個天主教及天主教在中國之簡明組織。共分五章：一，天主教組織；二，中國天主教發展史；三，樞機的來歷和職權；四，樞機會議；五，田主教之介紹，並附有輿論。

嘉應教區修女傳教之成功

龍光社消息：廣東嘉應教區某村中以前所有領洗教友，對信德表現，早已式微，亦有於四十年間，放棄宗教職責者；過去二十年中所生之小兒，皆未領洗，亦未學習要理。先是有司鐸修女屢經努力，以期歸化該村，但竟毫無成效。最後，上峰決意派德峨法奈修女前往該村，試住一月；最低限度，希望為該地小兒，有所裨益。修女以其不知厭倦之心，竟使四十九人領受聖洗，有些婚姻得到矯正，並引導冷淡教友重領聖事。修女於月終辭別該村時，村人甚為哀戚，請修女以後時來本村，施予協助。

東北教務之猛進

龍光社消息：撫順主教林化東，最近致書與聖母山會，書內敘述有云：聖教會在東北，固有不少之困難，然所有教務，頗見長足進展，民衆回頭者極夥，國籍修會之發展亦甚迅速。聖母山會修女及國籍修女，戰時所為之犧牲工

作以及所受之痛苦，實足一驚。對於該區之修女，所進行之救難工作，今在哈爾濱城內傳為美談。天主教學校內所有之學生，為數極多，情形極為擁擠。只在撫順一城，日本民衆之受洗者達千餘名，撫順地方之國籍修女每天冒性命危險，為日本難民服務。日本難民中三分之二，已死於傷寒赤痢。按林主教曾於整個戰時，留居東北云。

瀋陽衛宗藩主教去世

龍光社消息：瀋陽教區在過去數月中，已屢有死亡，茲又於五月十八日，衛宗藩主教猝然去世。哀戚之空氣，充滿於區。先是，主教曾害心疾；去年十一月杪，主教前去看望垂死之巴神父，返途中，主教所坐之車，被蘇聯貨車衝撞，主教猛跌於地，不省人事，心疾亦由此加厲。經本區醫院修士熱心調護，數星期後，始克返職。主教於死亡本日，由某堂口視察歸來，始到印書房，即覺病勢臨身，馬上到施診所請求注射。是時病勢已嚴重驚人，修士忙請附近神父急速前來。臨終聖事方完，主教即斷氣。衛主教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法國。一九〇五年，晉鐸於巴黎外方傳教會之修道院中，是年十一月抵遼滿洲傳教。一九二一年，被任為瀋陽代教。

江西吉安教務近訊

吉安教區義籍遣使會士潘大司鐸，七月十日致函本報云：承蒙大善士為吉安教區代定聖心報及聖體單

月刊，吉安教區梅主教特請聖心報主任司鐸代向恩人致謝。梅主教並願借聖心報一角，感謝耶穌聖心於過去數年中賜於吉安教區之種種護佑。吉安教區在這次抗戰中，果然遭到不少困難，但耶穌聖心始終特加保護。一九四二年，主教與本教區義籍傳教士，都被集中於萬安天主堂。那時聖亞納會修女替代仁愛會修女，在醫院中服務。荷籍步神父充當代權司鐸主持教務。此外兩位法籍司鐸和若干位華籍司鐸照顧全教區教友。教務進行，總算相當順利。當義籍傳教士不得已而離開崗位時，教外人都都淚流沾襟。這表示他們多麼信任愛戴傳教士。集中的傳教士最初不得自由，繼而得在萬安縣境內自由傳教，不久又得到省府的許可，能在另一個縣內傳教。修道院亦遷來萬安，因此傳教士或上課，或傳教，很是忙碌。一九四五年，這可怕的一年，日軍侵入了整個吉安教區。可幸在人員方面，未曾受過損失。至於物質方面的損失，真是不小。永新、萬安、來江三處聖堂與司鐸住院，都被燒燬。樟樹的聖堂，以及新喻、分宜、吉安老堂等處的住院都被炸壞。抗戰勝利之後，耶穌聖心依舊施加保護。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吉安聖堂旁房屋起火，保守所也被延燒，鄰近房屋都成灰燼，獨有天主堂依然無恙。我門依順天主，天主終於庇護了我門的壽星。吉安天主堂

怎樣感謝耶穌聖心，無玷聖母，大聖若瑟，以及一切天朝神聖！並希望他們將來同樣保護。

富陽又名春江，山水如畫，景如屏，位為杭州之後門，形成上江之襟喉，水陸暢通，出產尚多。教堂於民國二十

年新建，住宅校舍，俱差強人意。十里之內，來堂與禮者數百

人。當抗戰軍興，我軍自淞滬後撤，敵人取元軍故道，出獨松

關，搜餘杭，撲富陽，佔為據點，而置大本營於十里遙之宋殿，

霸佔終抗戰之時，燒殺奸淫，無惡不作。數十里間，化為焦土，

教堂亦毀為平地，教友被燒者二十五家。然城外百步，即為

我軍所控制。八年之間，大戰兩次，小接觸千餘次。後方商賈

亦以縣境大墓場口等處為尾閭，頗極一時之盛。司鐸則住

於江南某公所，傳教亦如打遊擊。敵來則走山，敵去則下野，

乘間則渡江。對於四規，常以暫維現狀自勉。且料抗戰必勝，

法幣必下跌，乃於民國二十八年，將所儲蓄，買少許木料，存

於山間，以備將來復建之用。去年八月，敵人投降，東戰場停

戰事，即簽於縣之宋殿。於是居民紛紛回城，司鐸亦以為可

重整旗鼓。然而城內一片荒蕪，至今教堂仍付缺如，教友無

從公共祈禱，兒童無從聚集受訓。為此請閱報諸君，代求聖

心，

...

...

...

...

...

...

...

...

...

...

...

...

...

...